

澳洲国会大厦研讨会促制止中国器官活摘犯罪

澳洲首都堪培拉国会大厦内召开了“关注中国器官活摘犯罪”的研讨会，敦促政府进行独立调查，制止这种泯灭人性的暴行。与此同时，法轮功学员在国会大厦前举行集会，呼吁澳洲政府关注还在进行中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暴行。澳洲十余名联邦议员及助手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议员们听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强摘器官时，都非常震惊。

美国作家及研究者伊森·葛特曼先生 (Ethan Gutmann)，是调查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一些政治犯被中共活摘器官的主要独立调查员之一，也是《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及《亚洲华尔街日报》等刊物的撰稿人。他与悉尼大学药理学和运动科学教授菲尔特罗内·辛格 (Maria Fiatarone Singh) 在研讨会上

就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非法摘取和出售他们器官的指控及对指控进行的调查做了详尽的介绍。葛特曼表示，他自二零零六年起对指控进行调查，他的调查结果和其他人的调查结果都确切地证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不仅存在，而且是系统性的犯罪行为。

来自安徽省安庆市的法轮功学员郭长珠在集会上控诉说：“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被中共抓进洗脑班长期遭受恐怖逼供。长时间不让睡觉造成严重失眠，大小便失禁，丧失记忆力，体重由原来的六十公斤被迫害到只剩三十五公斤。随后又把我关进精神病院，用针剂和药物摧残。我被强制注射大剂量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二天之内身体变成黑紫色，脸上起了老年斑，驼着背，不能够正常行



图：伊森·葛特曼先生在集会上发言

走。” “整整四年，几乎生活不能自理，更恶毒的是恶警对我的家庭和同事说：‘你看看，这就是炼法轮功炼成这样的。’” 葛特曼先生也参加了法轮功学员的集会。他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东西。澳洲与中

国的经济关系很密切，澳洲也应该重视自己的道义职责，利用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敦促中国停止人权迫害。他说，我们不能对此视而不见，这对中国人没好处，对全世界人也没好处。

澳洲人：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这场迫害

十二月二日中午，澳洲悉尼市各界民众在中心乔治大街 (George St) 唐人街附近举行集会，庆祝一亿两千八百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组织 (简称“三退”)，呼吁更多的华人同胞了解真相，抛弃恶党，迎接即将到来的没有中共的崭新未来。

吴女士在集会上讲述了自己母亲法轮功学员张凤英的遭遇。张凤英以前患有颈椎病、背痛、偏头疼、肠胃炎等，夏天不能喝凉水，吃凉食；修法轮功后所有病痛一扫而空。她感激大法，逢人就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十一月二十五日，因为在北京昌平区小辛庄农贸市场讲真相，被警察绑架，现生死不明。她呼吁善良的人们帮助她营救母亲。

西人塔尼亚 (Tania Akary) 女士主动找到集会现场，希望能够为停止迫害，特别是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做些什么。她说：“人体器官被窃取，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想都不敢想象，这是反人类的罪行。每一个人都应该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的发生，因为这绝对是错的。”



图：民众签名

塔尼亚表示事情虽然发生在中国，但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关注这件事情，制止虐杀。

澳洲纽省退党服务中心代表李元华博士指出，《大纪元时报》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全面、彻底地剖析了中共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本性。共产党窃国后六十年的血腥暴政，“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运动，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使广大中国人民遭受迫害和丧生，中国生态环境和生存资源遭到破坏，有毒食品泛滥成灾，假货遍地，社会道德败坏沦丧。李元华提醒，“共产党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证都不会兑现。谁在什么问题相信了共产党，就会在什么问题送掉小命。”

妨害法轮功言论表达 同心会会长被判刑

妨害法轮功学员在台北一零一大楼前行使言论及表达自由的爱国同心会会长周庆峻，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决以共同强暴妨害人行使权利，处有期徒刑二个月，得易科罚金处断。

台北地方法院在十一月一日的判决中说明：“告诉人林炯毅、许柏坤及陈建仁等法轮学会成员，在台北市○○区○○路旁人行道花圃植栽绿石边缘，持置标语横幅以行使表达诉求中国大陆停止迫害法轮功之言论，被告周庆峻无权假藉维护市容之名阻止他人表达上开言论。……业如前述，已足以使告诉人林炯毅、许柏坤及陈建仁无法于前及时地继续阐述传达其理念，当已妨害告诉人林炯毅、许柏坤及陈建仁行使言论自由之权利。”

针对周庆峻被判刑，台湾图博之友会会长周美里表示，爱国同心会过去一直在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她说，爱国同心会的消息非常灵通，让

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少数几个人却能够在台湾造成这么大的迫害，等于是中共在台湾的一只手的感觉。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高为邦说，黑道本来就是中共利用的一股力量，爱国同心会的背后就是中共政权；中共会利用黑道的力量，共产党有些事情是白道出手，有些则是利用黑道出手，象在大陆常常都是黑道恐吓台商，让你害怕，最后离开，把所有东西都送给他们。

自二零零九年三月起，台北一零一大楼旁，来往行人每天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拉起横幅，竖起展板，向往来的大陆游客发送真相资料的身影。这些来自不同行业的法轮功学员表示，“我们在这里面对中国大陆游客传递被中共迫害的事实真相，是风雨无阻。不只是为了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我们还希望，中国人能够认清中共暴力谎言本质后，从良心上真正的觉醒。”



历史图片：长春万人炼功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日，全国九冬会在长春召开。为了庆祝这场体育盛会，一月十一日，在文化广场万人晨炼，弘扬大法。当时北方的天气很冷，其它方式健身的群众已经很少出来了，所以，更凸显出法轮大法炼功的气势宏大、纯净。这次集体炼功人数更多。文化广场中心场地和广场南侧的解放大路及东西两侧的马路上也排站的满满的。当时吉林省教育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被采访的有老教授、老干部、博士生、军人等，还有很多在法中受益的同修，谈了自身修炼后心性提高的体会。

永不迷航——船长的故事

古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行船走马三分险”，“在跑船的时候，其实我已面对过死亡好几次。”王中同船长说，“上万吨的船，看起来那么大，但是在大海里，那只是沧海一粟；不幸遇到大风浪的时候，下一秒你不在都不晓得，什么是‘天地之威’？我们的体会最深。别说你有多大本事，在海上生活的人都知道，‘人’在大海中有多渺小，我们叫‘敬天畏海’。”

在1971年，王中同刚从海专毕业，没想到第一次上船实习的时候，就碰到让他永生难忘的经历，“我们的船才开出去，就碰到大风浪了，摇得天摇地动，左右摇到30几度，如果摇过头，摇到45度的话，船就会翻过去了，分分秒秒都很惊心动魄，时时刻刻都面对死亡，船上的人全都吐得一塌糊涂；我们的船要顶风顶浪的走，如果放横的话，船就可能翻覆；船在大风里走了四天，等风浪过了以后，我们运用天体测定船位，结果后退了四里。”

二十年来，王船长没有辜负船员的期待，虽然他们经历了无数的危难，但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累积起来的精准判断力，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带领全船的人航向安全的港湾。然而，在大海中从不迷航的王船长，却对人生感到困惑，在生命中迷航了。

王船长说：“我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人为什么要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走这一遭？放眼看去，都是苦多乐少，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他说从小就一直在找这个生命的答案，数十年来，涉猎了很

多不同的宗教和修行的法门，始终没有找到生命的答案，但他还是在茫茫人海中寻寻觅觅，希望有一天可以找到能解开他心中疑惑的宝。

在2001年，王船长带着太太和外孙们到大安森林公园游玩，有一位年轻女生拿了一张法轮功的简介给他，他看了简介之后却搁置起来了。直到隔年，他去书店逛逛，想到了法轮功，买了本《转法轮》。从那一天起，王船长就走进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

王船长看到《转法轮》上写着抽烟对身体不好，要想戒的，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把烟戒了。但是，王中同从十五岁就开始抽烟，抽了三十几年的老烟枪，抽烟早已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份了。太太看着桌上叠放着的两包烟说：“你要想戒，就戒了吧！”王船长说：“好！我就戒了吧！”

“我看过很多人的戒烟过程，他们非常的痛苦，用尽各种方法都戒不了。”“可是我完全没有困难，完全没有戒烟痛苦的过程。”从此不再抽烟的王船长说。戒烟半年后，有一天他和太太去参加同学聚餐，酒足饭饱后，王船长跟太太说：“我们这辈子的酒，大概都喝完了、喝够了。”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喝酒了。

从戒除烟酒的过程中，初次见证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王船长说，“在我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得到这个法，这就足够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在修炼中还遇到了什么奇妙的事呢？

身高180公分，王船长有着

一副壮硕的体格，这也是他能够在海上生活二十年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说，长期在海上对身体还是造成了无可避免的伤害，除了风湿，“在船上常常要搬重的东西，腰常常会受伤，脚踝也有习惯性的受伤。”还有一个所有的航海人普遍存在的问题，“老一辈的中国人常常讲，你要沾地气，但是我们都是在甲板上，没有地气可以沾，脚都虚虚的，整个膝盖是软的、无力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常常光着脚去走草地、走泥土地。”

“以前我在洗水槽洗两个碗，我的腰就直不起来了，要赶快叫我太太来跟我捶一捶，才能舒缓过来；刚开始炼法轮功第五套功法，不要说盘腿了，连挺直的坐着都没有办法，我的腰一定要找东西靠着，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沙发上炼功。”修炼一段时间后，他的这些问题就统统消失不见了。

王船长说，修炼后，他知道自己极端的个性，是不符合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他常常自己跟自己说：“修大法了，脾气不要那么坏嘛，算了。”但是那个算了，不是真正的算了，而是强制把它压下来的，那个忍，不是法轮大法的李洪志老师说的，符合真善忍的忍，而是强忍。“可是一有碰到心灵的时候，人就跳起来了。”每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爆发了之后，他总是后悔的想着，自己怎么会这样呢？

他一直在想着，李洪志老师说的“无条件的向内找”是什么。“全部都是看自己，没有理由，不对就是不对，没有因为什么、但是是什么。就是要很单纯的



图：王中同船长 1987年在纽约

看自己，我这地方不对、我那地方不好，然后把不对、不好的，修正改好。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就好很多了，很多东西就慢慢慢慢的放掉了。”“当我真正的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能够真正的认知到自己的缺点，然后愿意去改它的时候，师父就在帮我们，把那些东西一点、一点的去掉。”

王太太说：“最近我可以感觉到、看到他在变，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修炼的结果可以看得到了，确实变了；以前容易发脾气的地方，现在不发脾气了；我就在想，象这样不发脾气不是很好吗？啥事好商量嘛。”王船长的儿子也说，爸爸变了，会让别人有自己意愿的空间。

王中同说他一辈子都在找的答案，在法轮大法里面，他找到了。然而他所体悟的人生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王船长说：“第一个我们要修圆满，因为人世间轮回，它永远是苦的，修炼的目的，就是要圆满，要回到你（生命）来的地方；在这个时代里面，除了我们修炼圆满之外，我们还要帮助更多的人得到这个法，让更多的人回到他自己的家。”

从此对生命不再感到困惑，不论在海上的或在人生的路上，他都是一位永不迷航的船长。

法国青年的长春缘

法国青年托马斯·多布森，怎么会有缘和那么多中国长春人相识和相知呢？他含着泪告诉记者，他是如何遇见这群世界上最纯朴的好人——按“真、善、忍”做人的人们，“长时间来，我一直寻找的这一切，在这里，就在这个城市里，有这么多的人正在这样实践着！那真是相当惊人的！”

他曾在中国长春与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共处，“当我来到长春，有趣的是看到在整个城市里几乎每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几乎每家至少有一个法轮功学员，不是祖母，母亲，就是爷爷或父亲。无论你在哪里，差不多步行每十分钟就会走到一个炼功点……那情形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城市都在按‘真、善、忍’做，在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当时的这一切对我个人的修炼和提高，起着非常强烈的促进作用。”

托马斯一九九六年在法国巴黎开始学炼法轮功，那时他是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刚开始时，是随他母亲在早上到公园炼功。他说：“我母亲是一九九五年在李洪志师父来巴黎讲法传功时学的，她可能是当时首批在欧洲修炼法轮大法的西人弟子之一。其实当时法轮大法是由中国大使馆官方积极推广的，所以当时法国大部份法轮功学员，都是在中国大使馆推广促进下开始学炼的。”

最吸引他走入法轮功修炼的是“真、善、忍”这三个原则。托马斯说：“对我来说，是因为法轮功基于‘真、善、忍’这三个原则，有简单上乘的功法，有松散的管理和自由的修炼形式，这对于我更有吸引力。这便是我开始修炼的原因之一。这个功法好，修炼法轮功的人也非常非常好。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好人。而且有的中国人从祖母到孙子全家都炼。我看到这么多人都在炼，我想他一定是（对人）有益的。”

托马斯接着告诉记者他为何学中文：“当我开始修炼时，我们还没有英文的《转法轮》，更别提法文的了。”“当时我想去亚洲学习中文。因为有那么多中



图：法国青年托马斯·多布森 (Thomas Dobson)

文法轮功的书籍我看不懂，有许多法会的讲法和经文等，所以我感到有所欠缺。”

他回忆道：“在一九九九年一月，我本来是要去云南某大学的，但在动身前两三个星期，我遇到了一个长春人，告诉我去长春更好。于是大约两个月后，我到了长春。那正是一月初，摄氏零下二十五度，我觉得是我一生中从未到过的寒冷地方。但我觉得自己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因为整件事情包括整个旅程，在那里的工作等等都正合适我，可实际上我没有事先做任何计划，就是一件接一件，就象事前安排好的一样。”

“当时我在东北师范大学学习汉语，早上在吉林大学炼（法轮）功。我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的私立学校教英语，学生都是十五至二十岁的孩子。当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时，他们都感到惊讶。他们都问，‘但你年轻啊。我的祖母修炼法轮功，为什么你也炼法轮功？’非常有趣。他们非常好奇。我是那里唯一的西人法轮功学员，所以我得很快学会说中文。在学法组，我带着本中文《转法轮》和华人学员一起学，华人学员读的时候，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看，能看懂。回家后，我自己再看英文或

法文译本。因为我觉得有时要把一种语言完整地翻译到另一种语言是做不到的。我在那儿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九九年“七·二零”残酷迫害的前一个月托马斯离开长春，离开前那一天（六月一日），在长春市的一个中心广场上，他亲

身经历了大型集体炼功。那一幕也成了他的一段难忘记忆。当记者询问托马斯有什么话要对中国老朋友们说时，托马斯眼泪盈眶，他哽咽地说：“请让他们知道我还在修炼，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雅典女孩的喜人变化

来自希腊雅典 (Athens, Greece) 的 Natalia Basdea 女士，是位年轻的珠宝设计师。她二零一零年从网上得到大法信息，走入修炼法轮大法的队伍。

她说，她在大法中深深受益，以前她是个自私的女孩，从来就觉得父母为她做事天经地义，从来不知道感谢父母的付出，而且那时她还有酗酒的习惯。从二零一零年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生活发生了巨大改变，她戒掉了酗酒的习惯，而且学会了体谅父母，感谢父母为她的付出。

父母看到她修炼后的巨大变化，现在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使他们拥有了一个好女儿，他们为女儿感到自豪。

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二日，



图：Natalia 在纽约

Natalia 与数千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大法学员，在美国纽约唐人街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洪传二十周年，纷纷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喜悦和对大法的感恩。

女强人：法轮大法给我新生

文 / 辽宁省营口市大法弟子

我是辽宁省营口市人。熟悉我的人，都称我是女强人。工作能力强，家中里外我担当。做事不服输的我，八十年代又在气功高潮中学了多种气功，单位谁哪不舒服都来找我，只要我一动手，来者都觉得病好了，或有所减轻。我还拜师学打太极拳，后又有人拜我为师学太极拳，只要是谁说哪种方法能健身我不怕吃苦，一学到底，什么跳舞、打台球我都参与。目的是求得强身健体，有个好身体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二零零七年单位给职工体检，一向重视锻炼的我，被查出患有乳腺癌，且是中晚期。这真是晴天霹雳，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吓晕了，一向愿与生命抗争的我只能选择手术治疗。二零零七年七月七日我住进了沈阳医大，经检查手术前需要先化疗，我先后进行了五个疗程的化疗，化得筋疲力尽，总算各项指标过关。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二日手术大夫将我的左侧乳房切除，术后，我又开始了艰难的化疗历程。这期间遭的罪无法用语言叙述，只有有过同种病的人才能体会到我的苦衷。浑身无力，卧床不起，不断的呕吐，饭实在难以下咽，头发全部掉光，我只好戴假发。肚子大的象临盆的产妇。每次化疗都要花掉上万块钱。我常常面对苍天在心中呼喊：命运哪为什么如此对待我！

这时，有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知道我的病情后，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大法弟子给我讲的条条是道，我听后似信非信。同时，遵照医嘱打针、吃药防癌细胞转移，体力稍好，我又走进公园教徒弟们练太极拳、太极扇（这时中共不让练气功了）。但是，这种锻炼还是没能使我健康，经检查我体内的癌细胞指标高，而化疗、吃药、打针也未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又引起肝、胸第二椎节骨转移，左锁骨上淋巴结大片突起，癌细胞转移，鹅蛋大小的淋巴结压迫食管，使我吞咽不畅，只能吃流食。馒头、

包子等面食连想都不敢想。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份我又开始了化疗。

化疗、吃药、打针，每日难熬，整天一把一把的吃药，打针，都无效，结果我的手、脚，脸部的整个三角区全是黑的，家人把我再次送到医院，医院的大夫看到这种情况，对家人说：你把她领回家好好伺候，人顶多能活三个月。医院的拒绝，家人的呵护，我看到了绝望。

强烈的求生欲望，使我决心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二零一二年我真正走入修炼。我每天学法，炼功，并和同修经常在法理上交流。我告诉身边的亲人，学法、炼功真管用，我感到了身心的变化，活得不艰难了。学法修炼的人知道，病有因果关系，这是善恶的报应，修炼的人必须真正的信师信法，师父才能无条件的帮助修炼人净化身体，但自己得承受一部份，遭罪就是在还业债。明白了法理我再遇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就是读大法书。

记得一次，丈夫给我做了一碗西红柿、木耳、鸡蛋汤，因不能吃干的，粥饭，对着汤吃着、吃着，一块指盖大小的木耳卡在了食管中，上不来，下不去，我就用水往下顺，可因食管本来就狭窄，顺下的水一个劲地往上冒，漾一身，噎得我直翻白眼，家人全都被这一幕惊呆了，丈夫张罗上医院，我摆手拒绝，大家看我态度坚决，都在发呆。我拿起《转法轮》就读，心想死活由师父说了算，医院治不了我的病，我这一生就交给师父了。当我读到《转法轮》第29页时，只听哇的一声象一束水柱强大的冲力将堵物冲出，随之汤饭一齐喷出，接下来好大一团一团的粘液吐出来了，家人总算松了口气。我跪谢师父救命之恩。丈夫说，这回你师父把你的病根治好了。从那以后，我馒头，大饼、干饭全能吃了。

现在，我每天参加小组读大法书，并在老同修的带领下从城市到农村讲大法好的真相，救度众生。我的亲朋好友多，我逢人就讲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历史图片：九九年迫害发生前大陆法轮功学员集体炼功（第一套功法）

与佛有缘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一个浑身疾病的人，如顽固的头痛病、高血压、心脏病、胃肠里都有一个瘤子、肩周炎、腰腿痛、走路一气走不多远，还有其它病等。将近十年的病折磨得我都不想活了，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是师父一下子把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使我成了一个健康活泼的人。

我与佛有缘。有一天，村里一个邻居问我说：“你学不学功？”我问是什么功，他说是法轮功。还说，只要炼法轮功，师父给下法轮，还给祛病，很好的。我一听能治病就说：“哪里有？”他说：“如果你想学，我就叫我老婆去她娘家找人教。”我说：“好！叫她快去学。”就这样过了几天，他老婆学会了功，约我到他家去学。

这天晚上，我早早就吃了晚饭，又约了一个邻居一起到他家去了。他们家在吃饭，得法的同修见到我们来了，饭也顾不上吃了，赶快拿出一本小经文叫我念给他们听，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转法轮》，我打开书就念《因果》和《迷中修》这两篇诗，我越念越爱

念，觉得写的真好，我也领悟了很多。我又从新连念了几遍，我忽然悟道说：“这不是修佛的法吗？”就在这时，我拿书的手指肚在动（因为手指肚上长了一个小瘤，在肉里头好几年了）我高兴地说：“我有法轮了！”他们都不相信，还笑我。我说：“是真的！”他们也不相信。

就这样，一晚上她教了我们第一套和第五套功法。在回家的路上我的身体一点疼痛感觉都没有了，走路生风，一路小跑。回到家我高兴的对丈夫说：“这个功法真好，我一去还没炼我的病都好了，你看我手指肚这个小瘤子都没有了，你摸摸我的胃、肠上的那个瘤子也没有了，头也不痛了。”丈夫看看高兴地说：“真的没有了，太神奇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下地就跑，一直这个状态持续了一个星期。在这几天里我真的感觉到没病一身轻的美妙。从这以后，我再也没有了病，又象以前能上山干活了。

希望所有的有缘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法轮大法会给你一个美好的人生，能让你走出谎言的误区，选择美好的未来。

一级教师：从行动不便到走路生风

文 / 知恩

我是一名中学一级教师。记得那是一九九七年的冬天，那年我三十九岁，天气很冷，我的右腿突然疼痛难忍，无法自理，一个星期都下不了床。我的宿舍在学校二楼，那时条件很差，只是一间可以容身的房子，楼上没水没厕所，拉屎拉尿都让丈夫服侍。经过多方医治，勉强能下地活动，但走路不是很利索，时好时坏。那时的我一方面要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还要搞好教学，身体又是这样不尽人意，心情极度难受，成天长吁短叹，觉得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家人也很着急，多方求医但收效甚微。就这样艰难的熬着。

第二年的夏忙假，丈夫带我去省城诊治。我的父亲在省城一所卫校上班，托人找了位专家。我记得清清楚楚，六月九日赶到省城天色已晚。晚上大家坐在客厅闲聊。弟弟说：大姐，你试试炼炼法轮功咋样？我说：这功好炼不？他以前跟我提过，我不以为然没当回事。弟弟立即就给我示范打坐，又放了功法录像带。



图：一九九九年七月前的大陆某炼功点

我也就跟着盘腿，腿往上一盘竟然没有一点疼痛感。我连说：这个功我炼定了！

十天的忙假里我学会了五套功法，又请了一本《转法轮》，带了师父的教功录像带，高高兴兴的回到了学校。走路生风，神清气爽，往二楼上提水一手拎一个桶象走平地。周围的教师惊奇的问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我说：我炼了法轮功。和我同校的

一个教师年龄小我九岁，她的胃很不好，热、冷、酸、甜吃了都有反应，一直很苦恼，后来也学了法轮功，时间不长，她对我说：法轮功太神奇了，治病效果太好了，她的胃病彻底的好了。平生遇到了这么好的功法我们都很珍惜，一有时间就炼功。当别的教师闲聊或打麻将的时候，我都在炼功。

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晚上，我

提着录音机到学校的操场露天舞台上炼功。炼完五套功法后，夜已经很深了，四周很静。我只觉得整个人象飞起来一样，美妙极了，那种感觉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

炼功前，我把名利这些东西看的很重，凡事都要争个第一。希望生活的质量要比别人强；孩子的学习要比别人强；平时的工作中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活动都想比别人强。在家里总认为自己的话是对的，我说的就得按我的去做，稍不遂意就发脾气。整天心里憋着一股气，老看别人不顺眼。久而久之，年轻轻的满身病，高血压、偏头痛、子宫肌瘤象拳头大、腰腿疼痛时时在折磨着我，整天苦不堪言。自从炼了法轮功，学了《转法轮》后，一下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把名利这些东西逐渐看淡了，凡事也不和别人争了，遇到矛盾能首先想到自己是个炼功人。找自己那里错了，就改自己，做个真正的好人。这样一来，原来的病症也都不治而愈了。

“腰椎间盘突出”一夕愈

文 / 河南法轮功学员

我是一九九六年八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法轮功使我从身体到心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没有修炼的时候，我的身体特别不好，表面看如正常人，实际上不要说重活不能干，就是人最普通的动作，诸如弯腰等都不行。我得的病叫“腰椎间盘突出”。有一次，晚上吃过饭，我在沙发上躺着看电视。等看完电视，起不来了，痛得厉害。腿弯着，不敢伸直。家人想把我抬到床上，却不敢碰我。就这样在沙发上躺了一夜，到第二天下午，才敢慢慢把我抬在床上。结果，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星期，一

动不能动。过了几天，稍微缓和一点，就到医院去治疗。

我曾经看过中医、西医、针灸、按摩、牵引、电疗等，可以说各种正方偏方都用尽了，甚至找神婆也无济于事。又打听一位熟人医生，他说，这种病不好去根，就是做手术也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如果做不好，说不定下肢就瘫痪了，并且手术费很贵。那时家里条件差，拿不出手术费，又担心那百分之二十落到自己头上，真是咋想咋没路。自己才三十岁出头啊，两个孩子还小，妻子愁眉不展，一家人感觉象天塌了一样，无路可走。

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号，我有幸听闻法轮大法，并开始修炼。第二天，正赶上秋收，

家里人忙着收玉米，我只能帮点小忙。突然旧病复发，腰疼得厉害。晚上，我忍疼继续去听师父讲法录音（学法点离家很近），去的时候还疼得难受，结果听完课之后，起来走时，腰竟然一点也不疼了。真是无病一身轻，那种感觉真好。我坚持听完了师父九讲课。从此，缠绕我多年的“腰椎间盘突出”根除了，而且所有病魔彻底远离了我。

我修炼十六年以来，啥病也没得过，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电视上曾经造谣说什么法轮功不让吃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实质是修炼以后身体一直非常好，没有病，吃什么药呢？我这些年做装修、做室外广告，爬高下低、东奔

西跑的，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从来就不感觉累。不管是亲朋好友，还是认识我的人，见面就问：你现在身体咋这么好，象换了个人一样，在哪家医院看的，吃的什么药？我一概笑答：哪家医院也没去，是炼法轮功炼好的。他们听了都很惊奇，也有人因此开始学炼法轮功。

人们都喜欢说现在的科学多发达，现在的医疗技术多先进，可我一个小小的“腰椎间盘突出”，就让现在的医学闭嘴了。而修炼真的很超常，很美好，在我一动念要真正修炼的时候，法轮佛法的威力无声无息就展现出来了。这种现象不是个案，不是少数，而是遍及众多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上。

圈外人的声音：迫害法轮功跟我有何相干？

文/包谷

我在网上写帖批评镇压法轮功，有朋友劝我，我这样说话有什么用？我不是法轮功信徒，我连一个法轮功的人都不认识，如此批评当局，除了可能惹点麻烦以外，有百害而无一利。中国的事情，该变的时候自然会变，不到变的时候，人微言轻说了是一点没有用的。还是保持沉默吧。镇压法轮功，碍不着我一点点事。为什么不沉默？

我知道。我明白这个道理。可是我却无法保持沉默。

让我先告诉朋友们一件小事。

文革初，1966年的夏天，我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从此，“思想反动”这个头衔就没有离开过我。近二十年来，我很少和别人说起文革中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有一次，很偶然地，和几个美国朋友说起了文革。我的老师，一位年纪比我大得多的女士，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后来，她特地来跟我说：“这么说，你是很幸运的。上帝让你受苦，你就没有象你的同学一样，去抄别人的家，去辱骂你的老师，去殴打长者。回顾过去，你现在的内疚可以少一些。可见上帝是厚待你的。”

我很幸运？这个说法使我感到意外。老太太后面几句话更使我吃惊。她一脸歉意，神色凝重地又说：“I am sorry！（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们竟然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你们在那样地受苦。当你们受苦的时候，我们甚至没有能为你们向上帝祈祷。我感到非常难过。”

这位女士是很普通的基督教徒。我们在文革中的经历，和她会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们看来，当然毫无关系。至今我还是认为，任何一点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她看来，是有关系的。这个关系就是，当一部分人类在受苦的时候，她居然一无所知而无动于衷，她为此而感到难过。

我了解这个老师。我丝毫不怀疑她的诚实和真挚。

我以前一向认为，我是文革的受害者。在十年文革中，我



图：美联社照片：天安门广场，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名便衣警察用皮鞋踩着一名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的脸，另一名警察则一边踩学员的腿一边将一个手铐按到学员的脖子上。

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而那些打人骂人抄家的人，那些迫害别人的人，他们是施害者，他们应该忏悔。

我们对文革反思了二十年。有学者说，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还有人说，我们需要全民族的忏悔。可是，怎么拷问？怎么忏悔？我们到处找拷问，到处求忏悔，结果却什么也没有找到。我们发出叹惜：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会忏悔的民族。这片土地上，明明有那么深重的苦难，明明有那么厚重的罪恶，抬头四望，拷问在什么地方？忏悔在什么地方？

这位美国女士的一声“Sorry”使我想了好久，我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很多过去忽略了的镜头，突然浮现出来。很多已经淡忘的细节，突然清晰如在眼前。

我不是没有什么可以忏悔

的。回望文革十年，处处是应该忏悔的所作所为。

我曾经那样热情地呼喊过万岁万岁，那样狂热地叫嚷过打倒打倒，那样卖力地摇动红旗，挥舞小红书，上街游行。我曾经那样笃诚地相信，那些给揪出来的人，都是应该“横扫”的牛鬼蛇神，就是给打死了，也是活该。

“红色恐怖”的氛围中，有过我的一分力气，尽管那是在66年夏天成为反革命以前的短短的日子里。

如今，二十多年后，一位陌生的美国老人的Sorry使我寝食难安。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会对教过我的老师的命运，那样的冷漠，为什么会对别人的苦痛那样地麻木不仁？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当人类的一部分受害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在上帝面前，我们就都是有罪的。面对着别人遭受的迫害，如果我们无动于衷，

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罪恶的“同谋”。

正是这种“同谋者”的罪感，使得他们时时反观自己的内心，常常反思自己的过去。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灵魂的拷问，民族的忏悔，是不能寻找的，是不必寻找的，拷问和忏悔只存在于自己。多年致力于研究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女士说过：忏悔是一种精神境界。忏悔是一件完全属于自己、属于个人的事情，是一种类似于宗教信仰的行为。

回顾文革浩劫，面对文革中失去生命、失去自由、失去家人、失去青春、失去爱情、失去造物主公平地给予每个人的道德心、失去外在的前途和内心的光明的无数无数的人，朋友，让我们默默忏悔吧！

正是这样的忏悔，使我认定，如果我再一次遭遇文革，如果我再一次面对别人无辜地受迫害，我不会无动于衷了。如果“红色恐怖”再一次笼罩头顶，我祈求全能的上帝，给我以聪明和智慧，让我分清善恶，给我以勇气和力量，让我的膝盖不要弯曲。

今天，中国上亿万法轮功信众的遭遇，和文革中无辜的“牛鬼蛇神”的命运何其相似。我知道，此刻中国的事情，说什么也没有用的。我不是为了有什么用处说的。但是，如果因为没有用而谁也不说，越权滥法的施害者岂不是更可以肆无忌惮？如果我们此刻默默无声，以后我们有何脸面谈读书做人，谈什么民族的忏悔，灵魂的拷问？

这就是我不能沉默的原因。

老生常谈：法轮功参与了政治吗？

在很多人眼里，法轮功事件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法轮功学员也自然而然地被认为参与了政治，尽管法轮功学员仍然强调永不参政、不问政治。

让我们先来看几个有关非法轮功的问题。一个赤手空拳的老实人被暴徒殴打了；一个无辜的家庭被红卫兵抄了个底朝天，还要对那家被株连的家人“打翻在

地，再踏上一脚”；一个纯真的孩子被恐怖分子绑架了；一个不幸的妇女被坏人强暴了。这些例子中的受害者是否是暴力的？是不是自然而然地算作参与了暴力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否则答者就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头脑是否还有正常逻辑、以及人性和良知是否还保存在自己的心脏细胞里了。

那么，一个政权要搞政治运

动，一个国家领导人要通过政治运动达到自己的什么政治目的，被这场政治运动迫害和牺牲的老百姓们为什么就必须被贴上政治标签呢？上面那几个问题中的受害者如果不甘白白受害，坚持去伸冤、上诉，难道他们就算是闹事者、对抗政府搞政治、会危害社会稳定和大众幸福吗？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

心理疾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指受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依赖的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罪犯加害他人的一种情结。这个名字源于一起银行劫案。

1973年8月的一天，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劫持了6名银行职员作人质。一星期后，人质获救，但令人惊异的是，人质反而闷闷不乐，对警察表现出明显敌意。更令人不解的是，其中一名人质竟爱上绑匪，跑到监狱要与他私订终身；另一人则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开脱罪责。这种心理疾病被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由于患者与绑匪共同生活，对其产生认同感和依赖感，也被称为“人质情结”。

有分析指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产生有下面几个条件：

- 1、人质感到绑匪威胁到自己的存活。
- 2、在遭挟持的过程中，绑匪可能有略施小惠的举动。
- 3、除绑匪的单一看法之外，人质与所有其它观点隔离，得不到外界讯息。
- 4、人质相信要脱逃是不可能的。

在正常的社会，只有个别遭挟持者可能会患上“斯德哥尔摩

综合症”。然而长期生活在共产独裁社会的中国人，却普遍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

有句话叫“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不过是窃钩者，扭曲了两名人质的心理。那么中共这样的窃国者呢？

中共霸占着整个中国，霸占着所有的暴力机构、宣传机构和经济命脉，对照上述四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产生的条件，每一个条件都成立：

第一点，中共的残暴人所共知。

第二点，中共也擅长略施小惠，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党妈妈”。

第三点，中共霸占所有的媒体，还封堵互联网，并专门有一个宣传部，竭力对民众洗脑。

第四点，除了中共贪官和一些精英外，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移居海外，即使很多走出国门的中国人，也仍然惧怕中共，受中共影响。

在中共这样一个窃国绑匪的劫持下，很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有着斯德哥尔摩思维，对中共心理倾斜，甚至对遭受中共迫害的群体落井下石。

比如99年4月25日逾万名法

轮功学员到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一事，很多人被中共喉舌媒体欺骗，误以为上访是中共所污蔑的“围攻”、“闹事”。

事实上，法轮功学员集体上访是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他们是依法上访，而这个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他们平和安静，没有大声喧哗，没有阻碍交通，更没有什么“围攻”。

他们上访是因为此前天津警察无端抓捕了40多位天津法轮功学员；是因为中共在1996年就开始无理打压法轮功，包括禁止法轮功书籍的出版，并且以先扣帽子再罗织罪名的方式进行所谓的“调查”构陷。法轮功学员“4·25”上访是因为中共在不断地“闹事”，他们的上访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制止中共的闹事。

在正常的国家里，民众以和平的方式表达意见，包括游行示威，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比如美国总统小布什的两次就职典礼，每次都有上万民众抗议，但布什政府并没有因此给抗议者扣上“围攻”、“闹事”的帽子，更没有对哪个团体进行迫害。只有中共邪党，才会疯狂地迫害和平表达意见的民众。



图：1973年的斯德哥尔摩银行劫持事件新闻图片

摆脱斯德哥尔摩思维，人们就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4·25”上访和他们的讲真相，是在坚持做好人、讲真话的基本权利。他们面对迫害，既没有卑躬屈膝，也没有以暴易暴。他们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把真相告诉给民众；对于迫害他们的中共人员，他们没有报复，而是慈悲地劝善。他们的所为，展示着真善忍的美好。

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压、欺骗得太久了，当我们摆脱了对这个窃国绑匪的恐惧、摆脱了中共谎言的蛊惑，坚守自己的良知和善念时，我们就会感受到真善忍的美好，获得真善忍的福益。

“罗马法”与“610办公室”

文 / 欧阳非

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起源于古罗马的“罗马法”是现今许多国家法律体系的基础，所谓的“民法”就起源于罗马法，当时的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是，法律并没有保护基督徒不受迫害，相反，法律还成为迫害基督徒的工具。戴克里先(Diocletian)皇帝就颁布了四个针对基督徒的法令(Edict of Diocletian)，包括禁止集会，基督教堂的私产被充公，基督教的书籍被烧毁，后来要

求基督徒要么放弃信仰，要么被处死(因为迫害不得人心，这些法令并没有被积极执行，很多基督徒得以逃脱惩罚)。

中共迫害法轮功，也是发布了各种违背宪法的条令规章，包括不准法轮功集体炼功，不准为法轮功上访，全面收缴和烧毁法轮功书籍，强行所谓的“转化”，不放弃信仰就让你丢掉饭碗，关进洗脑班和劳教所，遭受非人折磨，甚至被酷刑迫害致死。

中共对法律的玩弄更是驾轻就熟，超过了古罗马人的想象。中共口口声声说要健全

法制建设，可是，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建立一个从上到下的类似于中央文革小组的“610办公室”，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绕开了法律体系，让法律完全失去了保护人民权利的作用。同时，中共让各地的负责人兼任“610办公室”领导，以迫害的力度，包括转化率(要求高)、上访率(要求低)等作为一票否决的考核指标，把整个国家动员起来，拖入对法轮功的随意打压。另一方面，又操纵法律走过场，走所谓的“法律程序”来做秀，来掩盖迫害，给迫害

披上“合法化”的外衣，用法律形式欺骗迷惑外界；私下发通知不让律师为法轮功作正当辩护，敢于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也成为了被中共打压的对象；在所谓的“法律程序”中，请不请律师辩护，结果一样，都是非法重判。同时，中共在暗地里举办很多洗脑班，非法抓捕关押法轮功学员，用残暴、欺骗的手段让学员放弃信仰(所谓的“转化”)。

要是古罗马人遇到了中共这帮玩弄法律于掌股之间的流氓，真是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遵道而行的中国人

中国人遵循“天人合一”的中华传统思想。《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来天是万物之本，是一切价值的源头。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赋，此生的目的即在回归天命，实现内心向善的要求。由此衍生出做人必须遵守的五大原则“仁、义、礼、智、信”，以及“善恶有报”的普世价值观。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黄帝内经》中也强调：“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西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在中国人眼里，天、地、人，万事万物之间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就象现代科学发现的“全息技术”所认识的那样，人与外界是融合相通的。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皇天在上，苍天有眼，中国人把遵循上天安排的“道”看得十分重要。做事守规矩，按“道理”行事，首先就得按照礼仪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其符合道义，而不能肆意妄为。《礼记·礼运》称：“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反映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的舞蹈、音乐、绘画、服饰、饮食、武术等艺术形式，方方面面都讲究符合天道、地道和地道。就艺术而言，同其它国家的艺术相比，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艺术不光是娱乐，还带有敬天礼佛的端庄和虔诚。

找到真正的艺术

文 / 法国法轮功学员 一洪

我是搞艺术的，为了求学探艺，携妻带儿在国外已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张废旧报纸带给我得法机缘

那是在二零零六年的秋天，我和往常一样展开一些旧的中文报纸准备在上面练字，却注意到这张中共在海外的报纸上的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我们以前虽然对法轮功也有些耳闻，却从来没有认真了解过。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功，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在批判法轮功？

据我们对中共的了解，它搞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直奔目标，速战速决，连国家主席都没能逃过，可这次中共为何耗时这么久，法轮功却一直没有销声匿迹？法轮功一定不一般，我们萌生了要了解法轮功的想法。

我们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寻找法轮功学员和资料。很快我们就联系上了法轮功学员，并有幸得到了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全家认真拜读了李洪志大师的《转法轮》，书中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解开了很多的千古之谜和人世间各种纷争的冤缘，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什么是修炼，答案竟如此简单：“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转法轮》〈第一讲〉）。修炼就是要按照真善忍从做一个好人开始，最终达到返本归真的目的。

书中根本就没有中共所说的那些邪恶的东西，中共的宣传完



陶土雕塑：威武矫健的蒙古族小伙子。

全是颠倒黑白、蒙蔽真相、制造仇恨。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法轮大法太好了，我们也要做师父的弟子。我们如饥似渴地拜读了师父的所有著作，就这样开始在法轮大法中修炼了。

我们开始在网上搜寻，想知道法轮功学员都在做什么？在网上看到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他们为了使更多的人不被谎言所欺骗，不惜冒着被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危险，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在国外的学员也是顶着各种压力，利用业余时间，用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制作真相资料。他们怀着的是一颗慈悲的心，无私而忘我地把法轮大法介绍给那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刘成军的故事尤为让我震撼

特别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刘成军的故事。为了让家乡的人们能够冲破新闻封锁，了解真相，他和其他几位学员智慧地把法轮功真相（《是自焚还是骗局》、《法轮大法弘传世界》）插播到

了长春有线电视节目中，持续播放了五十分钟，真可谓撼天动地。

当我们在明慧网上读到这篇文章时，已是刘成军被迫害死了几年以后的事了（没有修炼前，我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内心一直被震撼着，那种无以言表的感动多少次让我流泪。

看神韵 蒙古舞威武阳刚

很多华人每逢过年都被央视的那个春晚愚弄着。我们早已没心思再看那些晚会了。当我们在二零一零年第一次观看神韵艺术团演出时，早已麻木的心被唤醒：这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东西。神韵所展现的纯正、祥和，让我亲身感受到了强烈的能量。特别是蒙古舞，带给我艺术创作的灵感。

我用陶土雕塑了这个作品，把三个男子塑成一个组雕，他们围成一圈，没有间隔，威武阳刚。这组雕塑作品参加了二零一一年法国南方与塔河省第三十三届艺术沙龙展。



图：茱莉亚

音乐学生的心灵历程

茱莉亚（Julia）是维也纳音乐学院钢琴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修炼法轮功已经三年了。从小时候起，她一直在想，为什么活着，生活的意义，怎么在矛盾中解脱出来等问题。通过朋友的介绍，她读了《转法轮》这本书，并找到了答案。

茱莉亚表示：“通过学法和炼功，我能感到在弹琴时我能更加集中精力，不需要太多的休息。而且我的音乐技能也在增长。尽管当年我刚刚得法半年，我的钢琴老师却夸奖说你怎么样一下子能弹得这么好，你一定很刻苦地练琴，而且练了很多。其实当时我没有

多花时间在练琴上。我也能感觉到，通过修炼法轮功，我能更加保持内心的平静，在演出时，我也不紧张了，因为我学得，在演出时，自己并不是那么重要了，而是去表现音乐。”

拒收红包的记者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记者。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以前所有的各种毛病全都不治而愈，浑身上下一身轻松。更重要的是，通过不断的学法修心，去掉了一个又一个执著，道德水平在一天天的稳步提高。

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修炼刚开始，我便遇到了一个重大的心性考验——如何对待采访中收到的红包。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陆新闻界兴起了一股愈演愈烈的收受红包的风气。一方面，有求于媒体的单位和个人，为了在媒体上宣传自己，纷纷给编辑记者送红包；另一方面，面对这份送上门来的油水，越来越多的记者编辑也来者不拒，甚至主动索要。作为他们中的一员，这股不正之风当然也波及了我。记得第一次有人给我送红包时，当时心里还颇为忐忑不安，但天长日久，这样的经历多了，渐渐的，也就变得心安理得，见怪不怪了。再后来，不但心安理得，见怪不怪，而且也象别人一样开始热衷起赶场子拿红包了。每次红包到手，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外出参加活动，偶尔碰到主办方没给大家发红包，还会怪人家小气，不懂规矩。可见当时我对红包已执著到了何种地步。

师父在法中明确要求我们，一个修炼的人首先得从做好人开始，然后做更好的人、更更好的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还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因此，修炼后我很快就意识到不该再象以前那样执著于拿红包了。从常人这层理讲，采访写稿是编辑记者的本职工作，完成这份工作后我们应得的劳动报酬是工资，而不是红包。红包是什么？那不是对我们的一种变相贿赂吗？接受这样的灰色收入显然有违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而一个修炼人热衷于拿红包，那不明摆着是执著于利吗？修炼人对自己的要求理应比常人更高，当然更不应该拿红包。但要拒收红包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

竟这在大陆新闻界已经成了一种被人视为理所当然的社会风气。大家都拿，你跟着一起拿，没人会说你不对；大家都拿，你一个人不拿，别人反倒会觉得你不可思议。怎么办呢？我当时想，既然难以拒绝，那么拿就拿吧，但拿了之后千万别动心，更不可主动索要。

但随着修炼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在拿红包这件事上，仅仅拿了之后不动心，不主动索要还是不够的，毕竟红包是一种不正当的灰色收入，是不该拿的。再说，你为什么要拿不拒绝呢？除了有好面子的思想，担心不被人理解外，是不是内心深处对到手的红包还有点留恋不舍，对利的执著还没有完全放下？所谓拿了之后不动心，不主动索要，是不是对这种不舍和执著的一种掩饰和伪装呢？为了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已，彻底放下内心深处残存的执著，再遇到别人给我红包时，能拒绝的我便尽量当面拒绝。有时候，因为有同行在场，实在拒绝不了或不方便拒绝，我就事后再找机会，把红包退还给对方，并且告诉他们，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拿红包。如果这样做了还是拒绝不了，就把红包如数送给希望工程。

又过了段日子，我觉得仅仅拒收红包，或者把无法拒收的红包交给希望工程还是不够的。因为除了红包，平时参加社会活动时，经常还有人送我各种礼品。我想，这些礼品虽然不是钱，但本质不也是灰色收入吗？这样的收入不也同样是修炼人该拿的吗？意识到这一点后，再逢到有人送我礼品，我就尽量拒绝，实在拒绝不了的，我就将礼品折算成相等的钱款交给希望工程，或其它公益慈善活动。几年中，我共捐给希望工程此类钱款几万元，因此被授予“希望工程先进个人”称号。在同行中，能象我这样做的几乎凤毛麟角。这绝不是因为我的道德水平天生就比别人高，而只是因为我修了大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修大法，我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头一回遇见你这样的好人”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修炼法轮佛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道理，李洪志师父真善忍的教诲深埋在了我的心头，指导着我的一言一行。

就在我开始修炼半年左右，一次去关林进货，我说需要什么货，老板用笔记，一会儿列完清单，我就把钱付了。老板把清单和装好的东西给我后，我看看清单，合计了一下，说：老板，你把帐算错了。老板当时就有点不高兴。我说：你

少算了，你再看看。

他赶快拿

过去一看，

说：谢

谢！谢

谢！我

把老板

少算

的货

款给

上了。

然后

我又

开始点

货，结果

货也多

发了。我说：

老板，你又错

了。他问：咋又错

了？是货少发了吗？我说：

不是，是多发了。这一样我

给的是一个的钱，你却给我

发了一盒（十个）的货。

老板激动地说：“哎

呀，我今天真是遇上好人

啦，钱少算了你给补上，货

多发了你又主动退了。我做

生意这么多年，头一回遇见

你这样的好人，真得好好谢

谢你！”我说：“你不用谢

我，要谢就谢我师父。因为

我是炼法轮功的，是李洪志

师父叫我们做个好人，不能

占别人的便宜。”临走时，

老板一定要亲自把我送上

车。

我能做到这一点，千

真万确是法轮佛法的功劳，

是李洪志师父谆谆教诲的

结果。因为以前，我也和一般人一样，随波逐流，把个人利益看的很重。是法轮佛法的殊胜法理，让我明白了做人的原则。其实，现在看看，那不就是人应该做的吗？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只是现在社会世风日下，才会让人觉得惊奇啊。

还有一件事。那是九八年的一个晚上，十点多钟，我把自行车推到屋里，准备关门下班，就在这时，进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说是买壁画的，一会说这一会

说那，看样子是喝酒

了。我劝他早点

回家休息，

免得家人

着急，他

就是不走。

好说歹

说，他总

算同意

了。可临

走时，他

说我的

车子是

他的，

非要骑

走不可。

看他那

醉醺醺

的样子，

我也

没和他争

吵，平静

地说：那

你就骑走

吧。他真

的就骑走

了。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

一是我相信

师父说的

“是你的

东西不丢，

不是你的

东西你也

争不来。”

〔（《转法

轮》）二来，

他是个醉

汉，头脑

不清醒，

我要与他

一样，不

就也成醉

汉了。所

以，我的心

里很坦然。

第二天早

上，他把自

行车给我

送回来了，

连声说：对

不起，对不

起！我昨晚

喝多了，别

跟我一样。

我说：没

事，我是

炼法轮功

的，师父教

我们做好

人。我要是

和你一样，

当时恐怕

就得打

起来。他

说：是，是！

谢谢你啦！



冤家变朋友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了。修炼以前，我脾气暴躁，很尖刻，是个人利益很强的人。

我在农机厂上班，是半工半农。在单位里我一点亏都不想吃，有点不如意就和别人吵架，曾和我同开一个车床的工人打架，也和其他工人打过架。单位分房子给我分了顶层，我觉得领导欺负我，我就站在厂长门口破口大骂，别人拉我，解劝我，把我的衣服都扯破了，我也不动，非得出了气、骂够为止。平时心里老是不平衡，经常发脾气。

九六年，一位老太太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一看师父的法像，就觉得好象在哪里见过。看完一遍觉得讲的有道理，可是学了不长时间就没耐心了，不学了。一直到九八年我母亲去世后，我悲痛欲绝。这时我做梦说有四个人来找我炼功。后来我悟到这是师父来点化我，从此走入大法修炼。

通过学法，我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明白一些法理就归正自己。对家里人也不发脾气了，对老人也好了，从《转法轮》书中我知道骂人打人要给人家德做交换的，是做傻事，所以自觉地善待他人。

我二大伯哥在家乡当干部，种我们的地，杂工和各种摊派都是我们出。他白种地还不算，把给我们地的补贴钱转到他儿子名下，还莫名其妙地跑到我院里来骂我，这种不讲理的做法真叫人生气，别人都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做。可是我一想，我是学大法的，不和常人一般见识，觉得他很可怜。我得忍，得用善心去救他们，后来还真的把他们劝三退了（退出中共党、团、队）。

在单位里，我也主动与我打过架的人、骂过的人和好，用语气、善心感动他们，给她们讲真相、劝三退。她们不但三退，还感谢我，二十几

个冤家成了朋友。我的心轻松愉快。觉得学大法太好了。

我老家的房子需要翻新重盖，与邻居对换。我有大间的房基地，大伯哥有二间的房基地，翻新后成七间。按理说我和婆婆应该占四间，可是大伯哥却要占四间，我们只能占三间了。当时我的心也不平衡，觉得光受欺负，本想发火，可是马上又想到我是炼功人，这也不是无缘无故的，顺其自然吧，避免了一场争斗，和平相处，其乐融融。

二零零四年，我老伴失业就找了一偏僻的地方搞养殖业，那里有一位邻居。有一天他丢了一百多元钱，说我们偷了，大骂不止，还把水管截断了不让我们用水，并且把我价值万元的动物弄走，面对着修水管的工人，骂得不堪入耳。我要不是学大法早把我气炸了，很可能要大打一场，哪能受这种气呀！但是一想自己是学大法的，这可能也是有原因的，或者是师父给安排叫我提高心性的，所以我也不生气，心里一直想你快别骂了，你要失去多少德呀！所以也没有吵闹。

后来我们理智的找了派出所把动物要回来了。以上所述，我要不是学大法，泼妇的本性是不会改的，那么我可能经常生活在气愤的环境中，会觉得他们都在欺负我，会吃不好，睡不好，把身体搞得一团糟。

幸运的是我得法了，大法直指人心，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明白了失与得的关系，把物质利看淡了，不与别人争斗，能忍的忍，能让的让。所以家庭环境和谐，与社会其他人交往心平气和，身体好，心情好，不但经济没受损失，我从一个半工半农的工人转成合同制。二零零五年顺利的办了退休，又把我对门的房子也买了，买了以后两个月房价就涨了。儿子结婚也有了房子，真是有失就有得。我的孩子工作也很好。

不知不觉，我变了

文 / 大陆法轮功学员

我是家中独女，从小父母宠爱有加，在家族中是出了名的娇气、任性、不懂事。在我不满十八岁的时候，有幸学习了法轮大法的著作，从此，改变了我许多。

有一年，爸爸和伯父吵架，伯父动了手，爸爸挨了打。第二天，我到伯父家串门，丝毫没有提及此事，伯父可高兴了。后来聚餐时，伯父对亲戚们说：“我以为这孩子找我理论来了，没想到她啥也没说，还象往常一样，我真的挺高兴。”我说：“伯父和爸爸是亲哥俩，从小一起长大，吵架也是正常的，伯父比爸爸大，打爸爸也不犯法，大人的事，我们小孩跟着掺和什么呀？”大家听了，都夸我出息了。

又一年，我一个堂兄从山东打电话来，说要盖房子缺钱，借点。这个堂兄把所有亲戚的电话都打遍了，也没借到。当时，我家也不富裕，但是想到，堂兄没有亲兄弟姐妹，我们就是他的亲兄弟姐妹，我们不帮他，他很无助的。再说，山东人爱盖房子，在山东如果房子不好，会让人笑话的。我一口答应，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堂兄舒了一口长气：“老妹，我都没想到你会借给我，那么多平时不错的亲戚都没借，我以为你也会拒绝我，哥真的谢谢你，不是多少钱的事，哥心里暖哪。”

又一年，妈妈的娘家打起了内战，原因是：外公的赡养问题。刚好爸爸在外公家（外地）那边办事，准备把外公顺便接过来。亲戚侧目：“你家那孩子那么特性，肯定嫌弃老人。”爸爸说：我了解我家孩子，我打个电话，你们听听。“儿子（从小爸爸就这么称呼我），爸想把你外公接咱家养老，听听你的想法。”我说：“行啊，那太好了，外



十字绣：法轮大法好

公年纪大了，该享享福了，我大舅在外地打工，住房条件差，老舅是个妻管严，说了不算，几个姨爱攀比，总认为养老人是儿子的事。一个老人能养活那么多子女，那么多子女怎么养不了一个老人呢？咱可不能象电视里演的那样，几个子女为了老人的赡养费大打出手，对簿公堂。多丢人啊。爸，你放心，把外公接回来吧，咱也不向他们要养老费，一个老人咱养得起。爸，你一定要给外公买卧铺票啊。”旁边听电话的人都不好意思了。

我工作的地方是私企，有总店和分店，我从分店调到总店，没多久，分店的一个和我搭档的同事便辞职不做了。听说，她和另一同事经常闹矛盾，最后动了手。后来，我遇到这位同事，她对我说：“某某仗着自己资格老，处处排挤我，针对我，抢我的客户，实在忍不下去了，如果你不被调走，我也不会离开公司，咱俩合作多愉快，还是你好。”

以上只是生活中的点滴，如果我不学法轮大法，不会这样对待的。我可能还象以前那样自私任性。是大法教我做一个有益于他人的人，对社会有利的人。

党媒的造假新闻就是这样出笼的

1999年10月1日，成都《商务早报》登载了污蔑法轮功的报道。钟芳琼等六名成都法轮功学员一起到《商务早报》主编室讲清真相。当她们说明来意后，报社找来了电视台记者给她们摄像。当时她们天真地以为媒体要对法轮功进行正面报道，便讲述了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

在摄像机前钟芳琼说：我身患右下肢先天性大面积肿胀型血管瘤，经多年医治无效，手术后还导致脑缺血后遗症，行走困难并伴有短暂失明。并且多年来脸上还患有大面积深度黄褐斑，经过6年美容耗资上万元都没有治好，结果炼法轮功一星期后，脸上的斑完全消失了；两个月后，右下肢血管瘤和脑缺血病不治而愈。当采访结束后，报社却通知东通顺派出所，非法抓捕钟芳琼等六人拘留了15天。

后来四川电视台播放了这样的录像：当钟芳琼说完自己

是炼法轮功的，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后，就听不见她的声音了，只有图像。而播音员解释说她因为炼法轮功，都炼出了血管瘤，法轮功不准打针、吃药，导致现在都瘫痪了，卧床不起……

2004年，钟芳琼在自传体纪实小说《疾风劲草》一书中把四川电视台造假的经过写了出来。而之后钟芳琼遭到了第30次非法抓捕，现在简阳养马河女子监狱遭受迫害。

看遍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没有一句“不准学员吃药”的话。而法轮功书籍中更明确指出禁止杀生和自杀，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中共媒体说法轮功叫人“自杀”、“杀人”、“不让吃药”死了1400人，那些报道都是造假的栽赃。中共残酷地迫害向民众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就是因为它最害怕自己的谎言被揭穿。

和平上访为何被诬“围攻中南海”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来到国家信访办和平上访。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把这次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事实是，他们既没有“围”，更没有“攻”，此事甚至与“中南海”无关，他们去的是信访办公室（信访办在中南海附近）。上访的起因，是中共的一再“闹事”。中共闹事在1996年就已开始。

闹事一：中共历次整人运动，都是从喉舌媒体的批斗抹黑开始，1996年6月17日《光明日报》诋毁法轮功。

闹事二：同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禁止出版发行法轮功书籍。

闹事三：1997年和1998年，罗干两次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但各地均上报反映

“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

闹事四：1998年5月，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栏目利用记者在北京玉渊潭炼功点采访法轮功学员的镜头，播放何祚庥（中共政法委头目罗干的连襟）对法轮功的诽谤。该栽赃节目播出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述真相，1998年6月2日，北京电视台承认了节目的失误，播放了法轮功学员在公园里祥和晨炼的正面节目。

闹事五：何祚庥不甘心，继续寻衅滋事，又于1999年4月11日在天津教育学院《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文，再次引述1998年北京电视台用过的不实的例子诽谤法轮功。

天津法轮功学员于4月18日至24日前往天津教育学院及其它相关机构反映实情，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然而4月23日、24日，天津市公安局突然动用防暴警察殴打法轮功学员，导致学员

“有组织”是个什么罪？

文 / 陆振岩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万人上访成了一项罪名，“有预谋、有严密的组织”就成了中共反复渲染的一个迫害借口。迫害开始后中共在媒体重复播出的电视画面中，关于四二五事件的节目内容，基本上就是查找谁和谁在一起聚会，谁通知了谁，甚至不惜采用声音剪接、拼凑处理，以此证明四二五上访“有预谋”、“有组织”（参见明慧网“录像：4.25北京府右街万人大上访”）。好象一旦确定有组织，就是一大罪证，可以大打出手了。

“有组织”是个什么罪？即使按照中共自己的法律，翻遍宪法、刑法也找不到这样的罪名。宪法规定了公民上访的权利，并没有禁止“有组织”的上访。按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很显然，退一万步讲，即使四二五万人上访是有组织的，依然是合法、合理的。“有组织”本身是个中性的

描述，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比如在公共汽车上组织乘客反扒手，是保护乘客权益的好事；组织消费者拒买伪劣产品，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好事；组织民众上访，维护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难道不是大好事吗？

要说中共真的很怕“有组织”的民众，那倒不见得。中共怕的其实是民众自发的“组织”不在其监控之下。

但法轮功学员们只有简单的一念：信仰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信仰真善忍就该有个堂堂正正的合法环境，所有明的暗的打压都该停止（关于四二五之前对法轮功的打压，见本版“和平上访为何被诬“围攻中南海”）。不论法轮功学员四二五上访是否有组织，人数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和平理性的表达维护公民天赋的信仰自由，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面对以机枪、坦克对付平民的残暴政权，他们的平和与朴实，表现出的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的正信之力量。这其实也注定了中共随后的镇压必以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图：“4·25”当天在公共汽车中拍摄的上访人群和悠闲的警察。注意：人群后面的并不是中南海的红墙，街上能看到自行车行驶，根本不存在什么“围攻”。

流血受伤，40多人被无辜抓捕。

当法轮功学员要求放人时，在天津市政府被告知，公安部介入了，如果没有北京的授权，被抓的学员不会得到释放。天津公安向法轮功学员建议：“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来到国务院信访办，依法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下令天津警察放人，重申了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当晚十点，大家静静地离去。整个上访过程秩序井然，离开后地上无一片纸屑，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清扫干净了。国际社会将4·25上访称作“中国上访史上最理性、最平和的上访”。

然而4·25当晚，江泽民出于妒忌，强行推翻了政府总理的开明决定，把和平上访歪曲成“围攻中南海”，并于1999年7月开始全面迫害法轮功。

纳粹谎言：“波兰是和平的敌人”

希特勒上台后，为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首先将紧邻德国的波兰选定为征服对象。

不过，要对波兰开战，当然得有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和借口。世人皆知，当时的波兰不但根本没有进攻德国的意图和迹象，而且也没有这样的需要和实力。然而，这难不倒惯于信口雌黄的纳粹。

1938年8月上旬，纳粹德国报纸炒作的中心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波兰是破坏欧洲和平的罪魁祸首，波兰已武装入侵威胁德国，波兰是和平的敌人。《柏林日报》的头版通栏大字标题是“当心波兰”，《领袖日报》的标题则是“华沙扬言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

为了把骗局搞得更象是真的，纳粹媒体还精心制造了波兰进攻德国的假现场，将数名被麻醉过的集中营囚徒扔到那里，充当被波兰人打得奄奄一息的“伤亡”人员，以假乱真，煽动德国人民的战争情绪。



图：纳粹入侵波兰

8月31日，当夜幕降临欧洲的时候。150万德国大军开始悄悄地进入距波兰边境最近的阵地，静等次日主帅出击的将令。此时，希特勒不惜亲自出马，对德国人民和世界舆论进行最后的欺骗，在百万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仍假惺惺地发表了一份冗长的“和平建议”。当晚9点，戈培尔命令德国所有电台都播放了这份希特勒对波兰的“和平建

议”。甚至在华沙被攻陷的前一天，纳粹还在报纸和电台上发动大规模的和平攻势，继续欺骗国内人民和世界舆论。

类似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谎言在第三帝国可谓数不胜数，纳粹的宣传机器就象一条庞大的流水线，每天都在源源不断地生产这样的瞎话。戈培尔曾有言：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成为真理。在纳粹统治下，谎言的陷阱

可谓无处不在，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也会掉进那个陷阱。

美国记者夏伊勒的亲身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告诉读者：“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渎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象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中共谎言剖析：天安门自焚伪案

2001年1月23日，一场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之火，经过中央电视台等中国官方媒体的反复渲染迅速传遍全世界。自焚者被一口咬定为法轮功学员。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节目播出后，许多人信以为真。但海外专家通过慢镜头仔细观察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惊诧地发现这其实是一场蓄意陷害法轮功的伪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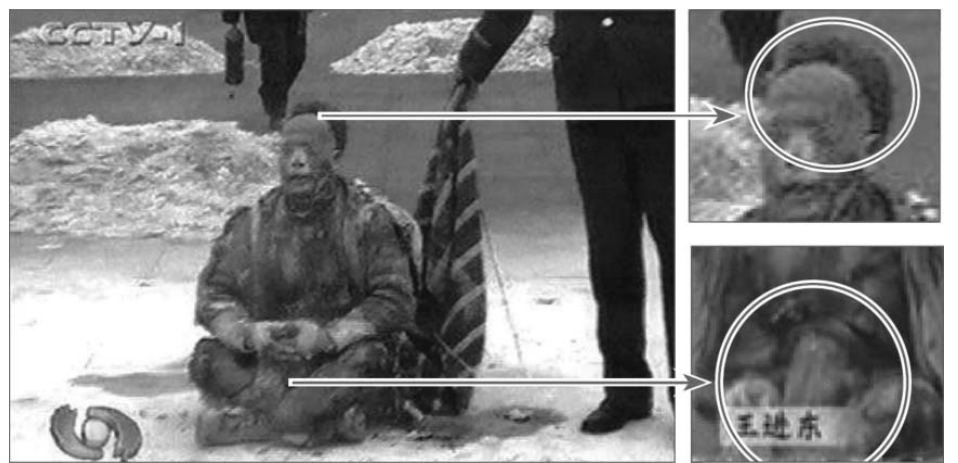
细心的观众只要把电视镜头放慢就可以看见，在被官方媒体称为自焚而死的刘春玲身上的火焰基本熄灭时，有人突然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究竟谁是出手打击的人呢？如果把那一刻镜头止住，会看到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

另外，天安门广场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不会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一、二分钟内就

有4个人立即拿出灭火器围在刘春玲身边？

官方媒体报道说：“被烧重伤12岁的小姑娘刘思影在医院立即进行了气管切开手术。”但是人们在电视节目中却听到刘思影声音清脆地在与记者对白，难怪一位美国西医大夫看完此报道后说：“气管切开手术后，人是绝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里恢复讲话能力的。”

官方媒体还报道说，自焚者王进东被严重烧伤，可他两腿之间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头发也基本完好。而且，他打坐、结印的姿势根本就不象法轮功学员。镜头前，王进东右边拿着灭火毯的警察，没有紧急扑火的运动感，他拿的灭火毯是静止下垂的，好象是为了拍照而摆好的姿势，这样的镜头场面发生在整个突发事件的一、二分钟内，而且摄影机处在最佳的拍摄角度……疑点重重。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台湾大学中文语音识别实验



图：央视“自焚”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进东，面部严重烧坏，腿上的棉衣烧烂，但他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还完整。

室，对《焦点访谈》中三次出场的王进东作了语音鉴定：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其他俩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显然，有人精心策划导演了这场“自焚案”以栽赃法轮功。那么导演者是谁呢？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2001年8月向联合国提交的“天安门自焚”的报告中公布：“我们从录像片中得出结论，天安门自焚是中国政府一手导演的。”

2003年11月，分析自焚案重重疑点的英文纪录片《伪火》，以其严谨求实的风格和对黑幕的曝光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按照纳粹和共产党的一致逻辑，党的意志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党的利益，什么谣都可以造，什么谎都能说，造谣说谎不但不丢人，而且光荣无比。他们统治的国家之所以遍布谎言，根源即在于此。

云南楚雄法院怪事：抢走律师卷宗称是国家机密

（明慧网通讯员云南报道）云南楚雄市法院日前干出了一件怪事，法院人员在对三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后，竟抢走了辩护律师的卷宗，称那是国家机密。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行径，律师表示要追究控告。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三点，云南楚雄市法院非法开庭审理法轮功学员刘枝萍（刘芝萍）、邓丽华、白龙军。刘枝萍、白龙军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邓丽华家属给她聘请的是当地律师，该律师因迫于压力，自称只敢做有罪辩护，被邓丽华当庭辞退。邓丽华说：“我不需要律师，我没有犯罪。”三位法轮功学员都在法庭上声明自己无罪，律师也从法律角度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

庭审结束时，法庭警察竟抢走了辩护律师的卷宗。律师质问为什么，警察称律师卷宗涉及到国家机密。律师明明白白的指出：“如果涉及到国家机密，就不会公开开庭，公开开庭的案件都不涉及任何国家机密！”这时旁边一便衣威胁律师：“你在法庭上说了那么多‘反动’的话，我们还要搜查你的包呢！”律师追问该便衣的身份及抢走卷宗的警察的姓名、身份，这些人都不敢回答，再追问下去，其他便衣就上前阻拦，律师明确的说：“我要控告你！”律师问审判长这些人是什么人，审判长装糊涂，先说不知道，看推不过去，只好含糊其辞说：“也可以说这些人是法院的人。”

法轮功学员刘枝萍、邓丽华、白龙军是在二零一二年七月三日早七点半被绑架的。当时，在云南省楚雄州“六一零办公室”（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密令、楚雄州国保大队支队长张会云的指挥下，楚雄市公安局国保出动了上百名警察、十多辆车，绑架了刘枝萍、邓丽华、白龙军、侯发勇四位法轮功学员，侯发勇于八月八日出狱回家，刘枝萍等三人被非法批捕。

刘枝萍曾在怀孕五个月时被强行堕胎

刘枝萍，女，今年四十岁，云南省楚雄州交通集团交通宾

馆员工。二零零零年初，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楚雄州“六一零”、警察非法劳教二年，关押在云南省女子劳教所。

刘枝萍被关入劳教所时已怀孕。到劳教所的第二天，刘枝萍因为炼功，被一大队队长马某毒打一顿，并被罚站三天黑板，追着太阳晒，太阳晒到哪儿就叫她站哪儿，并由两名劳教人员杜艳芳、杨某“包夹”，不允许她与其他人交谈和接触法轮功学员。后又罚到大田组（做农活）干超强体力奴役——摘豆、挖土、挑大粪、抬竹竿等。每天临睡前警察都派人来问她：“还炼法轮功吗？”刘枝萍说“炼”！她们就把她连同监舍的犯人一起罚站，不让睡觉，促使犯人受株连后把气发到她身上，辱骂她，打她。后来又改为绕四合院跑步，每晚监舍关灯后，就开始跑步到第

二天凌晨，如果说“不炼”就可以睡一个好觉。强制改变不了人心，尽管她当时已有三个月的身孕，但仍被强迫白天劳动，晚上跑步。这样被折磨了一个星期。有一天深夜跑步到凌晨二点多的时候，刘枝萍就以炼功抗议。就被值班的尹姓恶警指使两名吸毒人员毒打她，随后又把她单独关押在一个监舍里，两只手铐在两张上下床的栏杆上成十字状。她曾经多次绝食抗议这种非人迫害。

后来劳教所知道刘枝萍怀孕后，不但没有停止对她的迫害，反而通知家人到劳教所将她强制送去医院强行打胎。第一次药物打胎失效后。二零零零年八月，当刘枝萍已有五个月的身孕，按规定可以保外就医，但由于刘枝萍坚持不“转化”，恶警再次将她强行送到医院打催产素堕胎，

一个生命就这样被毁了，刘枝萍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邓丽华曾被劳教、判刑，白龙军曾被非法劳教

邓丽华，女，一九五六年二月生，楚雄州丝绸厂退休职工，二零零二年因发放真相资料被劳教一年，送云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邓丽华被再次绑架，非法判刑四年，送女二监迫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回家后，退休工资被克扣，只发三百元生活费。

白龙军，男，今年三十六岁，原云南省楚雄州交通集团职工，后退职个体经营。二零零零年一月因进京上访，被非法关押一个多月后，罚款四千元，非法劳教两年半，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劳教所。

因邀请民众旁听开庭 李丽被诬判四年

（明慧网通讯员山东报道）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山东省平度市开发区店前村的李丽和王焕忠夫妇，因向当地民众派发邀请旁听法院审理王广伟案的邀请函，被平度开发区泰山路派出所恶警绑架，之后王焕忠被劳教一年；妻子李丽被诬判四年刑期，李丽不服，现已提起上诉。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四日，山东平度兰底镇法轮功学员王广伟在兰底镇马家西卜村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时，遭到该村文书乔显鹏的诬告，被平度市兰底镇派出所恶警刘乃强等人绑架。平度法院原定在七月二十七日开庭，家人为王广伟聘请了北京律师做无罪辩护。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平度市开发区店前村的李丽和王焕忠夫妇，因向当地民众派发邀请参与旁听法院审理王广伟案的邀请函，在石庄村被平度开发区泰山路派出所恶警绑架，李丽高呼着“法轮大法好”被劫持到泰山路派出所。

二十五日一早，王焕忠被劫持到平度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后又被劳教一年，现被关在山东第二劳教所（即章丘男子劳教



图：王焕忠、李丽夫妇

所）。同日，李丽被劫持到青岛六一零洗脑班，迫害二十天后，又被关进青岛公安监管（原青岛大山看守所）内，现被非法判刑四年。平度法院刑庭副庭长侯京玉，仅因李丽邀请民众旁听开庭，就将人枉判四年刑期，这叫什么办案？李丽不服，已提起上诉。

为了坚持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现年四十岁的李丽先

是被单位开除工职，后又关精神病院一百二十三天；被劳教两年；判刑四年；今年一月又被拘留三天。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李丽遭到了恶警坏人惨无人道的迫害，曾历经野蛮灌食、熬鹰、毒打、吊铐、打毒针、罚站、罚坐、关禁闭等等酷刑，但她从未向恶人妥协过，酷刑不能动摇她对大法的坚信。

图：该洗脑班蜗居北安通北镇北绥高速公路旁，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通北“祥瑞度假村”二楼

解体黑龙江北安通北洗脑班

度假村里藏匿的罪恶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提起度假村，人们自然想到那是娱乐休闲的地方，所带给人的往往是自由和轻松。然而在中共当权的今天，任何场所都可能被中共变成祸害好人的魔窟。无论学校或宾馆，都会被利用来关押好人，如今连度假村都不能幸免了。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有个名叫祥瑞的度假村。祥瑞度假村位于北安至绥化的高速公路旁，在通北入口收费站的南侧。前不靠村，后不靠店，孤零零的一座欧式小楼。小楼共有两层，一楼是餐厅，二楼是客房，总共十个房间，阴、阳两面各五间，每个房间面积都很大。小楼的后院豢养着十几条藏獒等烈性狗。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初，黑龙江省伊春洗脑班（所谓的“法制教育学习班”）历经十年猖獗，终于在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正义人士的谴责声中狼狈收场了。然而中共邪恶的本性决定了它不会停止犯罪，几个象顾松海之类的恶徒，急匆匆来到通北小镇，把通北镇祥瑞度假村作为对法轮功学员洗脑的黑窝。至此，通北镇政府中共人员也开始助纣为虐，开始昧着良心参与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五日，通北镇政府伙同通北公安局，绑架了四名在家中、以及正在经营生意的法轮功学员龙艳芬、李成江、任广喜及妻子毕金荣。恶徒们直接将四人非法关押在通北镇祥瑞度假村里强制洗脑，据说将他们关押在二楼迫害。此次绑架行为，黑龙江省所谓的“维稳办”和北安市公安局都参与了。

在当地，直接操纵迫害的

主要责任人是通北镇长刘果承，刘指使通北城管大队张学文等人，在里面负责监控法轮功学员。恶徒们还从伊春、哈尔滨、大庆等地绑架法轮功学员十余人。一时间，通北镇百姓人心惶惶，人们私下里议论中共不干好事，嘲讽当地镇政府黄信、刘果承之类喝百姓血的所谓“领导”们，在这件事上可是造大孽了。

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到底是什么呢？无非是中共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的代名词。说白了，明明是一群流氓逼迫好人屈从他们的强盗行为，却偏要找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其罪行。在这场中共残害信仰的浩劫中，数不清多少法轮功学员遭受过中共帮凶人员的洗脑“转化”，多少人因为拒绝转化而被恶警疯狂毒打、酷刑折磨；很多人被打死、打残，还有的被注射毒针而致疯。

由于通北祥瑞度假村的位置偏僻，里面又豢养着很多恶狗，打听消息很困难。目前我们尚不清楚那里洗脑班恶人对法轮功学员施用什么样的迫害手段，不清楚里面的法轮功学员每天会承受怎样的煎熬。然而从中共对法轮功十几年的邪恶迫害中，不得不让人对这个恶党认清看透了。仅就黑龙江省最邪恶的两个洗脑班，五常和伊春洗脑班，无一不是对法轮功学员动用多种酷刑折磨。

然而无论邪恶怎么猖獗都只是一时的，“转化”只能使法轮功学员修炼的意志更坚定；只能凸显中共邪党的流氓变态嘴脸；令世人认清中共的丑陋与无耻，感慨法轮功弟子捍卫真理的不屈精神！

中共酷刑：打掉、撬掉、电掉牙

文 / 诚宇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痛起来真要命。这句话很形象地說出人们对牙痛的感觉来。可是这句话通常指的大都是人的一、两颗牙疼痛时的感觉，那要是当人的牙，甚至满口牙被活生生地打掉的情况下，那种痛苦该有多惨痛！然而中共恶徒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针对牙的酷刑却相当普遍而凶恶。我们看一下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几篇文章，从中窥探一下中共的暴行。

《石家庄第四监狱一幕：老人牙被打没 胃被插烂》一文中说，二零一二年八月份一天，河北省正定县医院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被正定国保警察接走，说是去招待所开会，结果两人被带到石家庄第四监狱，给一个老太太插管灌食，一帮警察监督。这位老太太被打得特别严重，满口的牙都打掉了。老太太不配合灌食，胃已经被插管插坏了，一拔管子，胃里的血就喷出来。吓得两位医护人员再也不敢去了，后来警察又从该医院别的科找医生去灌食。

这个老太太是谁？还没有明确的消息证实。报道这个消息的人通过明慧网先前的报道，认为她可能是石家庄市桥东区肖家营村居民高素贞。因为之前的报道提到她“遭酷刑逼供，腿被打瘸，牙齿几乎全被打掉，并被野蛮灌食导致胃出血”。如果不是她，遭此酷刑的可能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不过将法轮功学员满口牙打掉的事实却是真实存在的。

《四川省广安市政法委黑恶势力恶行综述》一文提到，华蓥市禄市镇大坡老村九组现年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正海，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二十七日，被绑架到增城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因在狱中坚持炼功，被狱警指使仓头等人，连续几个月的每天毒打，致使老人的牙齿被打掉、听

力严重下降，身体严重受损。

《河南淮阳县国保大队程维峰等人恶行》的报道中提到，淮阳县新站镇新湾村法轮功学员田桂兰，今年四月十一日在淮阳县刘振屯乡讲真相遭到恶人举报，被淮阳县国保大队恶警和新站镇派出所恶警抄家。国保大队恶警程维峰、窦明科对田桂兰大打出手，后田桂兰被关进看守所。因为田桂兰血压高到二百四十，看守所长李西志说田桂兰不吃药就用铁棍撬着牙往里灌。结果田桂兰大牙被撬掉两个，痛得几天不能吃东西。

《曝光郑州新密监狱的罪恶》说到一个迫害案例。法轮功学员鲁顺民于二零零四年下半年被转入十二监区，为了使其转化，当时的恶警陈友志竟把电棍直接插入鲁顺民嘴里电击，致使他满嘴流血，牙齿全部电掉脱落。

笔者对关于鲁顺民的报道在明慧网上进行了查证，比较详细的报道是这样的：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他被调到新密监狱十二监区，当天监狱就对他强行转化（即强迫他放弃信仰）。一开始每天早六点到晚上十二点练蹲姿、站姿，不让坐。十天开始打骂。白天管教干部陈存志、干事王水全把他叫到办公室，先是大骂一顿，然后用椅子卡着头，扒开衣服用电棍电他，又用警棒打，用脚踢，用手掌抽嘴和脸，连续四个上午。一次恶警大队长陈有志问他：你转化不转化？他说：不！陈有志就用电棍往他嘴里捣，长达四个钟头，致使他的牙齿松动，随后就脱落。

这是明慧网一天报道的迫害案例中所涉及到的对法轮功学员牙齿的迫害，而且这几位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全都在五十岁以上。从中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迫害的残酷。一天中的报道就有这么多，那些没有报道出来的又该有多少呢？十三年的迫害中，中共恶徒对法轮功学员何尝中断过一天如此残酷的迫害呢？